



伍卓賢 | May 25, 2019 | 藝民談 音樂

本文轉載自2019年5月號(vol 92)《△志》

+

本文轉載自2019年5月號(vol 92)《△志》



前陣子一舖清唱在香港大會堂劇院完成了一連四場《維多利亞講》的演出。這套無伴奏說唱劇場作品去年首先在大館以較短的四人版本演出，然後這次我們演員增至七位，全劇總長度亦由約五十分鐘增加至八十分鐘。通常我們的演出，演員同時要兼顧無伴奏合唱、對白、肢體動作演出及舞台走位等，起初的四人版本在音樂上我只能採取一個比較經濟的方向去創作以減輕演員們的負擔。而這一七人的版本聲部多了，演員在演繹上也能夠有多一點喘息空間，在和聲與編曲上也可以更加豐富。

這套作品在創作的最初是先有編劇及作詞岑偉宗的文字，而我再以他的文字為基礎去構思音樂如何配合。因為我覺得這套作品應該是以文字內容為中心，音樂的作用主要是推進情感和加強整體結構，所以在創作上就定了方向。而在最初未有音樂的時候，岑偉宗已經創作了一些歌詞內容，所以整套劇有差不多一半的歌都是先詞後曲寫成。以先詞後曲的方式創作，很多時文字的色彩變化起承轉合等等可以啟發音樂的構思。所以劇中先詞後曲的歌與先曲後詞的歌的結構會有明顯分別。例如先詞後曲的歌，都沒有是相同旋律配上不同歌詞的情況，因為是粵語歌詞的關係，不同的歌詞很難配上同一個旋律，除非創作文字的時候已經有音樂上重複的意圖，那寫詞的時候就幾乎必要選擇相同聲調的文字。這次劇中先詞後曲的歌，我差不多都是一字不漏的為文字配上旋律，所以每首歌曲就會因應各段文字的特性而產生出各種氣質、情緒和結構。雖說先詞後曲在粵語歌的創作上有一定限制，但也可以透過節奏和聲與旋律高低的设计，在當中找出一些可變化的位。例如其中一首歌《榮華立搶》頭幾句歌詞是「榮華立搶，搶奪個搶，富貴榮華，點解唔伸手去搶？」，按照廣東話的聲調，最直接可以唱為「6,6,7,3 - 36,13- 116,6, -336,3213」，但如果從第八個字開始旋律往上走，在第三句之後就能把旋律轉去另一個音區：「6,6,7,3 - 36,16 -5522 - 436,3212」，增加了變化。

雖然如此，但如果全劇都是先詞後曲的話，有某些音樂上的設計亦會比較困難。例如劇中的《獅子山下留》和《荷李活·大酒店》就只是用了某些關鍵字來創作旋律，音樂完成後才填上新的歌詞。這樣在音樂創作上的彈性就會更大，在感情的掌握方面亦會比較順暢。所以劇中這兩首情感比較深刻的歌就是只用了幾個關鍵字作歌詞，再先曲後詞所寫成。例如《荷李活·大酒店》我就用了「荷李活」這三個字創作了副歌頭三個音的旋律，而這首歌的尾聲「百年歸壽，仙遊天界，含笑九泉，魂歸天國，蒙主寵召，息勞歸主，尚有，通化、解形、登仙、坐化、團寂、涅槃、寂滅」，因為不想破壞了文字的美，我就唯有以詞譜曲了。

相關

0 Comments

Get this article on...

【仁云亦云】回憶的香港

王天仁 | Jun 18, 2019